

第九回 傷情誤怪新知己 分憂喜見舊花婆

詩曰：

膠漆陳雷不足欽，攜琴何用訪知音。
算來贈綺皆圖面，看去寒盟總結金。
問世每思看古劍，閉門時一廢交箴。
可憐無盡閨中意，直到冤明始見心。

卻說石生用計取了田又玄銀子，這夜各睡。次日起來，家丁人役全然不知。石生同懷伊人、湛然三人騎了三匹馬，將柏兒仍是女裝，坐在轎中，率領人役，匆然下淮。又著一人去打探田又玄消息，聞田又玄五鼓已回江南去了。石生知他怕賣僕一事，不去理論。即同懷伊人等長行，歷了許多野店山橋，到了淮上。

石生見京中閻閣老強親之事不見動靜，與懷伊人商議，以為傳言不的，遂令柏兒換了男衣。

跟隨人役，俱各了然。先著懷伊人、湛然到清涼寺通知，石生後換了公服，擺列職事，不進府城，竟吩咐人役，到清涼寺來。見寺中普明跪迎門外，石生下轎而入。當日普明盛設齋饌，請懷伊人陪坐。石生道：「一向難為老師，在此攪擾，如何今日又這等費心。」普明道：「小僧因石老爺為徐州之事，不辭而去，小僧未得盡情，至今抱歉。」石生道：「你可知我後來被鳳公又拿問之事麼？」普明道：「小僧聞得徐州鳳老爺審這件事，後復差公差去趕拿，公差道：『老爺已發放過了，倒將小的們各打三十。如今他是脫網之魚，怎趕得他著。』後鳳老爺自己竟不知道，想是鳳老爺那晚酒醉，胡亂審了。」石生同懷伊人相視而笑。

眾人齋罷，石生吩咐打轎，進城拜錢知府並錢公子。普明聞言道：「錢公子如今不在府衙了，在道里梅老爺家居住。」

石生即問道：「為何在道尊家住？」普明道：「石老爺尚不知錢公子為婿之事麼？前因梅老爺訪婿，要做《楊柳枝》詞十首。

錢公子做了，恰好合式，如今招為門婿，已有數月。乃是這邊陸婆作媒人的。」石生聞言笑道：「那有此事，如今陸婆尚在此寺後嗎？」普明道：「他每日跟隨錢公子在梅老爺家玩耍，這些時，連花也不曾賣。」石生道：「據老師所說，這事是湛然師傅既北行之後成的麼？」普明道：「是湛然未去之先就下聘招贅了。」石生疑道：「錢公子倒托湛然師傅寄書我處，並未提起招贅之事。想老師誤聽耳！」普明道：「湛然師傅每日到到四鄉六鎮收取緣簿，他竟不知。然下聘卻是小僧親在府前所見，並非傳言。」石生見普明說得真切，心下就煩惱不語。

懷伊人聽得說梅公取《楊柳枝》詞，亦甚疑惑，遂對石生道：「吾兄且不要去拜錢知府，待小弟先到梅老先生處，探其虛實，自知錢公子底細。」石生道：「懷兄若去梅先生處，可將凌春小姐古香親筆詩句帶去，向梅先生道及弟之苦衷，看他如何樣說。」懷伊人依言，領了詩句，帶著管家，竟往城內會梅公而去。

石生獨坐寺中，同湛然等候不久，忽見一管家進寺傳一帖來，石生看是「愚表兄李景文拜。」石生見是李穆如到，即忙起身迎出。李穆如下轎進寺，笑道：「我原約隨後即來，今日可有信行嗎？」石生道：「表兄真信人也。」李穆如與石生禮畢，湛然又上前施禮。李穆如問石生道：「這位老師，即寺中之住持嗎？」石生道：「非也，即向所言湛然師。我們在京所寓圓通寺，即其本寺。」李穆如又向湛然拱手道：「一向久仰。」遂分賓而坐，石生道：「愚表弟今日才到此處，何表兄後來亦如此之速？」李穆如道：「我從京中坐船來，乃是下水，我弟早路，未免耽阻。且你在河南又到家下祀祖，自然覺得我速。」

石生道：「這就是了。」三人茶罷。李穆如道：「我弟之親事，俱說成否？」石生道：「休要說起，弟正為此事煩悶。當初弟在都中，曾與表兄道及錢公子美意。豈知弟訪著凌春是梅小姐，寫一字寄與錢兄，煩錢兄代謀。不意弟今到淮，旁人傳言紛紛，皆道錢兄聞老先生出題，令人作詞選婿，竟央媒獻詞，今已成配。世間有如此不義不信之人。」李穆如聞言驚道：「恐未必有此事，難道他肯將妹子許你，復以他人之女反不肯與你麼。」

恰曾兩相約過，那錢兄豈有變更至此。」石生道：「我也有些不信，因聞此寺中住持普明說得甚是真切，我令懷伊兄先向梅先生處探問，候他回來，自知端的了。」李穆如道：「前聞你言，那錢兄乃少年英俊，一見投洽，待吾弟甚是有情。他若不知而謀婚，尚有可原，哪有見你書札，仍去謀婚之理。此事虛傳，可意想而得。」石生道：「他還令湛然師帶有一書，回復愚弟，說『所托早已留心，梅公亦著意東牀在吾兄耳，惟望速駕臨淮，再無不就。』以此思錢公子謀婚之事是傳言的了。」李穆如立起道：「這事料然是傳言不的，吾弟放心。且同到殿上觀觀佛像。」石生同湛然陪行，柏兒在後跟隨。

李穆如問石生道：「柏兒前聞在徐失散，因何又得復來？」石生道：「有件奇事，乃別後做出來的。」李穆如笑道：「且說與我聽，何樣奇事？」石生將懷伊人說閻閣老強親之事，並娶柏兒來的緣故，說與李穆如。李穆如大笑道：「果然稱奇。後來那田又玄卻處置他不曾？」石生又將裝鬼退銀之事說與李穆如。

李穆如又大笑不止道：「別後未幾，你們就做出這許多事來。但閻閣老之言，我在京中亦曾聞得，後因吾弟來淮，也就罷了。」石生道：「原來果有此言。」二人正在閒談，見懷伊人走到殿上，忙與李穆如施禮道：「恭喜李兄，弟尚欠情。」李穆如謙讓，還了一揖。遂邀到客房坐談。二人同敘了在河南別後之間闊。石生即問道：「適懷兄所見梅老先生，那事卻如何道及？」懷伊人皺眉道：「果然前日梅老先生有作詞之舉，那錢兄就將吾兄舊詞寫去，梅老先生遂招選東牀。」石生變色道：「懷兄可曾對梅先生說小弟錯訪之事，與楊柳詞是小弟之筆麼？」懷伊人道：「弟將凌春小姐親筆詩箋，並錯訪之事，已說與梅老先生。梅老先生道，『此時木已成舟，說之何用。學生那時求石兄不至，石兄又求小女不得，這事皆天意了。』我又將《楊柳詞》說與梅老先生。梅老先生道，『懷兄為何當初說石兄之友所作，在淮居住。致學生誤聽，將錢公子招贅。」

懷兄今日又說楊柳詞乃石兄之筆，實是欺學生也。」我道，當日晚生不知石兄錯訪之事，只道有親，恐老先生又欲招贅。因見詞上未款姓名，故托言友人所作。不期今日反為晚生誤了。

梅老先生又問道，『小婿與石兄新交還是舊交』。我道錢兄原姓畢，即守謙之姪。在去秋相會於知事，說與梅老先生。梅老先生道，『這等說起，那石兄《楊柳詞》何以得落他手』？我將贈他妹子原委說知。梅老先生又疑道：『我見小婿少年英俊，口說

凡，斷非假詞誤人之輩。他既將妹子許了石兄，且知石兄錯訪，又令石兄來訪小女，豈有反來求親之理？或者他不知小女即凌春耳。」我又將寄書之話，細述一遍。梅老先生亦孤疑不決。我就暫別出來了，不知吾兄為今作何主見？」石生惱悶不語。李穆如接口道：「世間有如此不義之友，令人可歎。」懷伊人道：「二兄不必抱怨，今凌春既已屬諸他人，正是前世與兄無緣，枉費一番心機。不若將畢兄令妹成就了吧。」石生有感道：「畢兄與弟初交，就做此不義之事，還有甚心腸求他令妹？」李穆如接口道：「表弟之言，甚不近情，待我打轎去會錢知府、畢守謙，以謀畢小姐之事。」懷伊人近座道：「恐畢守謙尚未南回。」李穆如道：「我先時過城門外，見一轎抬進城去，跟隨管家說，畢老爺回來見錢老爺去的。畢竟是畢守謙無疑了。」石生聞言止道：「表兄且不要亂動。我想錢兄不應謀我之親，仍寫書來氣我。我竟去拜他，問他所托之事，看他如何回我。縱然無益，古語說得好，朋友有擇善之道，待弟當面責備他幾句，方才放心。」李穆如同懷伊人齊聲道：「此言有理。」遂吩咐人役，寫了兩個紅全帖，一個拜梅公，一個拜他令婿錢公子。石生暫別李、懷二人，坐轎進城。到道前傳柳會了梅公。梅公迎進賓館，施禮畢，各坐，問過新趾。梅公道：「向日學生在京，奉訪不遇，後在貢院中，偏看卷中名諱，不見老寅兄。本意要中為元，不期反因好意，成了畫餅。」石生道：「晚生久知老先生相為苦心，感德不盡。」茶罷。梅公道：「適懷兄到，道及寅兄為小女錯訪之事，學生總不明白，如何小婿知寅兄有此來意，還赴學生之約何也？」石生道：「晚生也不明白，特來拜謁，欲相會令婿，當面請教。」梅公遂著人役傳柳請錢公子。少頃人役出來稟道：「錢相公心中不快，不便相會。少刻請石老爺在城外先春園相會吧。」石生就要辭出，梅公留道：「寅翁大才，未得一面，今日何不寬坐罄談，以慰渴衷。」石生道：「令婿既不肯會晚生，前日所寄之書，是明明愚弄晚生了。晚生此時心亂意搖，不識老先生有計策我否？」梅公道：「小婿當初如何將他妹子許寅兄，求先示我。」石生道：「晚生先時錯訪，蒙錢兄令妹贈一玉簫，以為百年之約。後值錢兄同令妹，因他令叔事寄居錢府，兩下相會，言他令妹非凌春。晚生既受其簫，不敢辭約。蒙錢兄欣然見允，仍教晚生訪凌春小姐，願為凌春小姐末座。晚生雖喜其言，仍恐訪著凌春小姐，又未必如錢兄肯以他令妹並托之意。因此躊躇進京。偶得僥倖。遇一鐵姓道及凌春即老先生之令愛。晚生彼時寫了一書，寄與錢兄，又一書寄與懷兄。不意懷兄進京，書不曾投。錢兄既已見書，尚托清涼寺一僧，復晚生一書。何今日前後竟不相同。」梅公歎道：「此事若非懷兄進京，得接手札，學生聞知，再無不就之理。」石生道：「這還是晚生命蹇，應當受此風塵勞苦。早知老先生有不棄之意，當初不該寄書於錢兄了。」梅公道：「小婿是個少年人，只知讀書，不以世事為重。寅兄當時還欠些檢點。」石生愀然道：「令婿與晚生相會時，甚是老誠珍重，出言不苟。晚生得瞻儀表，慷慨義氣，又送晚生程儀。晚生銘刻在心，在京日日夜夜，豈知今日竟負晚生熱衷。由此而觀，晚生親事在次，而又傷得友非人矣。」

梅公見茶上，遂未及答。各打恭茶罷。石生道：「令婿未知可來先春園相會不來先春園相會呢？」梅公道：「此事要會他亦無用矣。若小女未配他時，可以慰寅兄之懷，今日事既已成，會之何益。」石生道：「晚生此時，即他令妹事亦不能作主。會之雖然無益，看他如何原容，晚生就聽之罷了。」梅公道：

「待學生如今回宅，先問小女，後再責他處友不信之過，速令投寓請罪。只是大事已去，有負寅兄，抱愧實甚。」石生道：

「老先生說哪裡話，還是晚生無福，不能叨佩大德。」說罷，遂別。梅公道：「明日學生抵寓奉候，再為敘情。」石生打恭出衙。梅公送出大門，張蓋而回。石生亦快快上轎而去。正是：

看來天下皆相識，說到知心有幾人。
卻說石生別了梅公，出城回寺。遂將梅公之意，說與李穆如、懷伊人。李穆如、懷伊人不勝贊歎。石生又將錢公子托病不會之事說知。李穆如道：「錢兄當面托病不會，豈有復能出城相會之理，此是支離之言，斷不能來。」石生道：「我臨行時，梅老先生說得好，他道，『我回宅責備他處友不信之過，速令投寓請罪。』或者遵岳父之命，不得不來。」三人話猶未畢，見一人役，引一管家走上道，請石老爺先春園坐，錢相公即來。石生聽說，忙叫備馬。向李穆如、懷伊人道：「我去候錢兄相會，看他如何說，即來奉陪。」李穆如、懷伊人道：「好與不好，這是一定該會的。」石生換了素服，上馬出寺，止隨兩上家丁，向先春園而來。只見先春園中，悄無一人，惟有舊日那老者尚在。樓門仍是鎖著，卻不曾封，那管家即開了樓門。石生從太湖石旁，穿柳陰而入。及自上樓，開了四邊窗子，但見：

萬綠陰陰，條垂簾外，將塵雲盡掃；千紅點點，枝接窗櫺，把銀屏俱照。東見野鳥低飛沙渚；西有塔影斜倚清涼。南煙鎖湖光，而漁人杳渺；北去遮城畔，而行客依稀。燕子歸來，驚見舊壘；挑花落去，且剩新榴。書案參差，餘粉香膩味，不知玉人何處；山石俯仰，無履蹟行蹤，尚覺琴聲如在。去年秋來，不似春時，今年夏至，又復春過。正是：

人更人變更還變，春去春來去復來。
石生觀罷，想起去春淹留蕭寺，偷步聽琴的光景，望樓掩淚，求一見而不可得。今日端居其上，不覺有感。且舊日同鐵不鋒飲酒的廳房，猶峙其前，愈覺心下惋傷。遂自語道：「雖梅小姐配了錢兄，我就得畢小姐一人，也是難的。當初費了無盡心思，落得一簫，豈可輕視。」又想到：「若得畢小姐時，固不負我當日戀戀苦心。只是梅小姐，古香亭見詩後，也用了許多水磨工夫，可惜付之流水。」不覺又掩淚說道：「梅小姐，我今日雖非拋桃尋棗之境，卻作了吃水忘源之事了。」說罷，回顧一望，覺有人聲。石生遂坐案上，用手抽了一本舊書作看。

原來是一管家拿茶上來，又有十數果子，俱是城內帶出來的佳品。石生道：「錢相公如何還不見來。」管家道：「原吩咐小的，先請石老爺在此，他隨後即來的。」石生道：「這樓子怎不著人在此住呢？」管家道：「畢老爺今日早晨方從南回，此時被府衙留住。只怕目下就要帶小姐來住哩。」石生遂不問。

正吃茶時，見花婆從樓下而上，見石生即叩頭道：「恭喜石老爺榮歸。」石生道聲起來，令旁管家安一坐位，叫她下面坐著。石生放下茶杯道：「你從何處來的？」花婆道：「老身從梅老爺衙中出來的。」石生道：「我前在淮，煩你寄詩與畢小姐問取端的。你將詩遺落，又詭言畢小姐收認，致誤我事，何也？」花婆道：「當時，老身因遺落那詩，不知就理，隨對畢小姐說過，畢小姐不肯招認。我恐那詩果是她的，誤了石老爺之事，再三勸她招認，贈之遺計，實是好念，不期反錯。」

石生道：「我今也不怪你了。近聞你又與畢守謙令姪錢公子作媒，配了梅老先生家凌春小姐，致我空費一場苦心，你可知嗎？」

花婆道：「老身因為此事，特奉錢公子之命而來。」石生道：「錢兄負我之托，今成不義之友。請我在此相會，又不見來，卻著你來，所做何事？」花婆道：「石老爺有所不知，錢相公苦心，非一言可盡。請退了人役，待老身細陳。」石生遂叫人退下，聽花婆說其苦心。花婆道：「向日石老爺在錢衙所會之人，可知其人之原委麼？」石生道：「那就是畢守謙之姪，我如何不知。」花婆笑道：「這等說，怪不得石老爺不知錢相公之苦心了。」石生道：「卻怎麼說來？」花婆移座近前道：「那相會之人，即畢小姐也。畢老爺

有甚麼姪兒？」石生聞言驚道：「如何是畢小姐，那人卻是男妝？」花婆將畢小姐恐失約裝男，侍兒翠雲裝小姐之事說出。石生恍然大悟道：「前鐵不鋒在京，亦言畢守謙並無一子半姪，我尚不信，誰知果然。」又問道：「後來如何與梅小姐做親呢？」花婆將畢小姐見石生書，恐梅小姐遺落他人，商議獻詞求配之事說知。石生驚喜道：「此真苦心，我卻不知。但不知梅小姐如何不得識破？」花婆又將二小姐拜姊妹之事說知。石生滿口稱贊道：「二小姐真女中丈夫，男子不及。」贊罷，復向花婆道：「如今畢小姐著你來，可還有良策售我，以鳴之梅老先生暨其令尊翁嗎？」花婆道：「梅老爺適間及凌春小姐，說畢小姐處友不義。凌春小姐已一一說明假裝為石老爺之事了。如今梅老爺在內宅尚喜笑稱奇未止。」

石生道：「梅老爺聞言喜笑，必然肯見愛我了，再無不借之事。獨畢小姐令尊，尚然不知，卻如何說及呢？」花婆道：「畢老爺今早回淮，在錢府內聞得小姐贅與梅老爺為婿，心甚驚駭。」

欲要說出畢小姐是個女兒，恐梅老爺罪他，以女作男，誤人女子；欲要不說，恐梅小姐不得嫁夫。只是抱怨錢老爺替他作主，不敢提起別事。若石老爺著人去說這頭親事，他見一舉兩得，又甚是現成，自然無不聽從。」石生聽罷，滿心歡喜。即便起身道：「我著人去錢知府處說親，你可暫回，向畢小姐、梅小姐為我致意。」花婆笑諾下樓。石生亦下樓出園，上馬回寺。

正是：

一時休怨榮枯事，日久方知婉轉心。

卻說石生別花婆，上馬到了寺中。一見李穆如、懷伊人，就笑了半晌。李穆如、懷伊人問其細理，石生低聲將花婆之言，一一說知。李穆如同懷伊人道：「天下錯怪好友之事甚多，但二小姐這般用心，真千古奇話，險些兒誤怨了她。只是事不宜遲，表弟可速著一人，去畢守謙處說親友好。」石生道：「此時卻用著表兄了。」李穆如隨應道：「待我去以利害動之，撮成美事。」石生又將玉簫取出，令他帶著，把鳳公之事，即畢守謙之害說知。李穆如遂吩咐打轎寫帖，進城拜錢知府並衙內畢守謙。石生同懷伊人，再三叮囑，送至寺門，李穆如欣然上轎而去。

不一時，進城到了府前。先傳帖會錢知府。錢知府迎至賓館，禮畢茶罷，各敘履歷。李穆如道：「如今畢公可在衙內麼？舍表弟有一要緊事，特來相商，有帖在此，煩貴役傳進。」錢知府遂令人去傳帖。後向李穆如道：「貴府今科又中一翰林齊公，聞得是聖上親取的，可見貴府真才藪之邦了。」李穆如道：

「今科所中之齊，即舍表弟了。」錢知府忙打恭道：「失照了。」

李穆如道：「舍表弟本姓石，字廷川，道號池齋。因被菲人所害，改名齊也水，進京應試，蒙聖上恩典，方得僥倖入院耳。」

錢知府聞見石池齋三字，驚疑半晌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二人坐談少頃，見衙役走上稟道：「畢老爺說心下不快，不便相會。」錢知府道：「李爺乃新科翰林院齊老爺那邊來的，有要務相商，怎得不會。再去說來。」衙役依言直去傳說。

畢守謙聞得這個大老，隨即相會。李穆如道：「此外館，不便談及舍親之事，別尋一靜所方可。」錢知府道：「就到後堂何妨。」李穆如喜應。一同行到內堂，與畢守謙禮畢。即別過錢知府，對畢守謙將石生錯訪之事，說了一遍。畢守謙道：

「令表弟姓石，如何說是翰林齊公。」李穆如將石生為徐州之害，改名進京，說與畢守謙。又道：「當日這事，畢親翁得罪了他，今已一一細知了。」畢守謙聞言，恐石生要向他復仇。

心下想道：「當日只道他僥倖入翰林院時，老夫已做到一品了。豈知今日，他果然中了翰林，我反做了一平民。」想罷，隨打恭向李穆如道：「徐州之事，乃一鐵不鋒認石老先生作假名士，故暗地謀害，實非老夫之罪。老夫聞得後即囑錢盟翁將此事暗住。石先生不知嗎？」李穆如笑道：「親翁何曾囑錢翁暗住。」又將鳳公之事說知。

畢守謙驚奇半晌，知事莫隱，遂道：「石先生大度莫及，料不日即拜為上相，這些小事，諒不係懷。且老夫當日，請酒優待過的。只是先生此來，卻有何意？」李穆如將玉簫取出，要求親之事說知，並凌春二者兼得的話語，盡述一遍。畢守謙道：「石先生既肯見愛小女，老夫再無不從。只是梅大人小姐，恐防就難。」李穆如將梅公知道假婿之事，又說了一遍。畢守謙方知臨驚裝男有為，遂道：「既梅大人肯許，老夫不敢久留先生，明日來清涼寺奉候。待老夫且會梅大人去。」李穆如亦起身別去，再三囑咐而出。畢守謙送出衙門，見李穆如上轎方回。

錢知府在內宅迎出，問道：「李進士所言何事？」畢守謙將石生錯訪小姐，要二者欲謙之意說知。錢知府道：「適李進士所言，石池齋即齊也水。我想起徐州之害，必大怪小弟了。」

畢守謙道：「倒不怪老盟翁，卻怪小弟寫書致害。」錢知府道：「怪你固所當然，但此時須要修好方可。」畢守謙道：「我如今將小女送去，自然改禍成祥。只是要請教梅大人方可行得。」

錢知府道：「梅大人小姐已配了令姪，又請教他何用？」畢守謙將姪兒即臨鶯，小姐即翠雲之事說知。錢知府驚訝道：「這事是我們愚弄梅大人了。使梅大人聞知，必然見罪，卻如何處置？」畢守謙道：「梅大人已盡知道，轉為稱奇，已將他小姐許配石先生了。」錢知府聞說，稍息，驚訝道：「這事，令愛果足稱奇。我們當去梅大人處請罪，商議此事，不然，梅大人定責我知而不言了。」畢守謙道：「老盟翁之言，甚是有理。」遂傳人役，備了贄見，也顧不得天色將晚，假言才到。二人更衣上轎出衙，即到梅公衙前，傳榔相會。梅公請至後堂，相見過。畢守謙獻過贄禮，同錢知府下拜請罪。梅公忙扯起道：「那假裝一事，實非欺誑學生，正令愛好處。自今以後，你我皆至戚了。」畢守謙遂將石生之事說知。梅公道：「畢親翁有何高見嗎？」畢守謙道：「晚弟欲備了嫁妝，將小女送去，不識尊意若何？」梅公道：「豈有將親送上石門之禮。必須令石寅兄那邊請兩個媒證，娶去方才成體。」畢守謙道：「此事想不宜遲了。」梅公道：「俟我明日拜過，須下一請帖，請來敘敘，再憑他擇日央媒來娶。只是無一靜所，設席不便。」畢守謙道：

「明日下請帖，請到城外小園，不識可好？」梅公道：「這是極妙的了，有何疑問。」畢守謙道：「席設小園，酒肴俱是那邊備就，不消這邊費心。只是石先生還有一位表兄，可好一總請來麼？」梅公道：「自然遺落不得的。」三人談久茶罷。畢守謙又進內宅書房，會了臨鶯，方才辭出回府。吩咐備酒，明日要請石生。正是：

寫生聊數筆，莫道是淫思。

果得才高眾，閨情自不移。

不知明日請石生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